

埤雅

貞



埤雅卷第十六

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吳郡開國公竊紫金魚袋陸佃撰

釋草

韭

菘

瓠

蒲盧

龍

蒿萋

莘

著

鼈

壺

匏

瓜

長楚

藜蕪

苕苕

葦

非
 說文曰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非象形在一之上地
 也論衡曰地性生草山性生木故地種葵非山種棗
 栗名曰美園茂林也非者久也一種永生故禮祭宗
 廟非曰豐本且其本豐則末殺瘦矣蓋籩之美在白
 非之美在黃皆惡其末之盛也齊民要術曰非高三
 寸便翦其以此乎又曰翦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
 翦凡翦不用日中故諺曰觸露不掐葵日中不翦非
 也非性內生根喜上跳故種與葵同法而畦欲極深
 詩曰獻羔祭非開水春祭也故獻羔祭非禮曰春行

羔豚又曰春薦非是也內則曰膾春用葱秋用芥豚
 春用韭秋用蓼葱與芥陰物也韭與蓼陽物也傳曰
 政道得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云若葱為韭是也

籩

籩宜白輒良地種法一本率七八支諺曰葱三籩四
 言種葱者三支一科籩即四之也支多者科輒圓大
 故以七八為率爾雅曰籩鴻薈即此是也內則曰脂
 用葱膏用籩葱亦籩屬然葷菜也傳曰五葷鍊形葱
 者其一也齊民要術以為種葱良地三翦薄地再翦
 八月止不止則葱無袍而損白蓋葱肉曰白其青謂
 之袍爾雅曰青謂之葱詩曰有瑒葱珩葱竊青也淮

南子曰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青葱則拔之言無所不取矣崔寔曰三月別小葱六月別大蔥夏葱曰小冬葱曰大今其袍皆中虛故脉如葱葉謂之浮其字以忽今俗來葱謂之葱則亦以達氣故也傳曰鬱鬱葱葱佳哉氣也鬱鬱寒也葱葱通也

菘

菘性陵冬不彫四時長見有松之操故其字會意而本草以為交耐霜雪也舊說菘菜北種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蓋菘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葍一名須爾雅曰須葍蕪也今俗謂之臺菜方言曰陳

楚之間謂之豐趙魏之郊謂之大芥其紫華者謂之蘆服一名來服所謂温菘是也來服言來麩之所服也

壺

似匏而圓口壺壺園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盧古今註曰壺盧瓠之無柄者也玄峰若壺蓋取諸此壺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鷓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舫一壺千金以此故也詩曰八月斷壺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也今其收法八月冷露降輒先斷其根令其餘蔓飲之已日乃收尤為聖成可用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

樽而浮乎江湖壺之爲樽其來尚矣春秋傳曰樽以魯壺司尊彝曰秋嘗冬烝裸用罍燹黃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壺尊著尊皆以質爲貴者記曰器用陶匏貴其質也蓋壺與用匏同義而著尊著地無足反本之象玄冬素秋質略之時故其用尊如此又曰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浼酌凡酒脩酌蓋曰凡酒脩酌言凡以殊之則非蒙上之文矣然則六彝鬱尊也其初祠朝踐用兩獻尊醴齊之尊也再獻用兩象尊盎齊之尊也烝嘗朝獻用兩著尊亦醴齊之尊也饋獻用兩壺尊亦盎齊之尊也凡四時之閒祀醴齊在兩大尊盎齊在兩山

尊凡六尊由是觀之灌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獻之正也禮運曰醴醜以獻蓋朝事之時也故曰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此當饋食之節矣其餘三齊陳之以祭而已詩曰清酒以祭是也鄭氏謂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二酒誤矣蓋酒正曰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謂之凡祭祀共五齊三酒則豈特大事于大廟而已

匏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緣蔓而生詩曰南有樛木甘瓠累之言樛木下逮故甘瓠得以累之則賢者以貴下賤之說也序曰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

下不得其所矣以此故也傳曰苦匏不材於人苦匏
不材於人則明此甘瓠譬其材也記曰取賢斂材則
賢進於材矣故此賢者在上材者在下又曰幡幡
葉來之亨之瓠葉庶人之菜也菜無微於瓠葉肉無
薄於兔首故詩以著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如此相馬
經曰頭欲少肉如剥兔首爾雅曰瓠棲瓣詩曰齒如
瓠犀犀瓠瓣也相法齒瓣白如瓠犀青如榴子者貴
故詩主言之風俗通曰八月秋穰可以殺瓠取其色
澤而堅類從以為瓠死燒穰瓜亡蕒漆即此是也今
俗畜瓠之家不燒穰種瓜之家不焚漆物類相感志
曰牛踏蔓上則苦乘者以瓠盛酒冬即煖夏即冷

匏

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誤矣
蓋瓠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
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詩曰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匏記時也言匏有苦葉則濟有
深涉矣莊子以謂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秋水漲之時
也冬水縮之時也匏亦正以濟水故詩以記濟有深
涉之時國語曰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
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
將涉矣是也詩曰酌之用匏酌之用匏言其質也言
其質如此則亦厚於民故也郊特牲曰器用陶匏以

象天地之性陶匏蓋取其質古今註曰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為笙用則漆其裏

蒲盧

細要曰蒲一曰蒲盧細要上蜂謂之蒲盧義取諸此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亦或謂之果羸今蒲其根著在上而浮蔓常緣於木故亦或謂之果羸也傳曰在地為菰在木為果詩曰不流束蒲蒲性輕揚善浮故此亦或謂之蒲蒲亦善浮故也淮南子曰百人抗浮說者曰蒲一名浮蓋是矣本草云瓠類小者名瓢瓢取諸藻蒲取諸蒲其義一也

瓜

瓜性惡香尤忌間麝麝氣觸之乃至一帶不收制字象其實在鬚蔓之間詩曰綿綿瓜瓞大曰瓜小曰瓞爾雅曰其紹猷蓋瓜之繼本為紹今驗近本之瓜嘗小末則復大故曰其紹猷也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廬言於天無露者瓜言於地無曠者且田之大界曰疆其小者場也場言至此而易主矣至此易主今種瓜於其上者以明百姓親睦利與同井共之也蓋古之人禮有讓畔義有灌瓜者由是而已爾雅曰瓜曰華之桃曰膽之華取譬於華膽取譬於膽禮為天子削瓜副之中以絺為國君削瓜華之中以綌蓋華若草木之華然副絕而不屬華折而不絕也郊特牲

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瓜曰華之故謂之瓜華而瓜性少延輒腐故禮以戒諸侯畜藏又曰瓜祭上環舊說其付謂之環環瓜之脫華處也其當謂之齋齋瓜之繫蔓處也帶味甘苦墨子曰甘瓜苦帶天下物無全美也稽聖賦曰瓜寒於曝油冷於煎

龍

龍紅草也爾雅曰紅龍古其大者歸一名馬蒙莖大而赤生水澤中高丈餘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橋松隰有游龍蓋山性宜木隰性宜草而扶蘇荷華橋松游龍皆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也橋高也游縱也以縱故謂之龍上聳曰橋山海經曰其上多橋

木而鄭讀曰槁誤矣傳曰扶蘇扶胥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是詩先言木扶胥於上草扶渠於下後言木橋聳於上草游縱於下則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至矣今忽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則曾是之不如也孟子曰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又曰充實之謂美

長楚

爾雅曰長楚鈹也今羊桃也白華子如小麥其葉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詩曰隰有萋楚猗儺其枝猗儺其華猗儺其實猗倚也儺節也萋楚柔弱又生下濕然其枝其華其實有倚以立故雖卑濕而不淫

有節以生故雖柔弱而不恣國人疾其君之淫恣曾
是之不如曰樂子之無知無家無室也人含陰陽之
情豈可以無知無知非所宜樂也又況於無家無家
非所宜樂也又況於無室樂無知無家無室則甚疾
其君之淫恣也孔子曰疾之已甚亂也今其詩如此
而不嫌已甚則更以疾亂故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
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恣

蔞蕒

蔞蕒一名購莖高丈餘蒿屬也其葉似艾白色初生
可啖江東采以羹魚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蕒之子
下師言秣其駒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戎氏曰能

以推有而男子虛婦人貞雖物蕒者以錯薪相蕒言
刈其蕒而已即序所謂美化者也蓋關雎之化行始
於雉兔終於蕒蕒之卑可謂至矣故是詩言刈楚蕒
者汝墳一章曰伐其條枚二章曰伐其條肄也一曰
蕒言微者之猶有才駒言寔者之猶有禮也管子曰
葉下於攢攢下於萁萁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
藿下於蕒蕒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
萑下於茅凡被草物有十二表

蘼蕪

爾雅曰蘼蕪蘼蕪一名江蘼今似蛇牀而香葉如小
菱狀蓋楚謂之蘼晉謂之藟齊謂之蘼汜論曰夫亂

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蛇牀之與蘼蕪是也使入相
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莧也則論人易矣故曰
大聖之與大佞難知也是故周公忠勤而被流言王
莽折節以致虛譽字說曰莖可以養鼻又可以養體
臣者養也

華

華一名萍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華也江東謂之
藻言無定性漂流隨風而已周官萍氏掌水禁鄭氏
云以不沈溺取名蓋使之幾酒謹酒也詩曰呦呦鹿
鳴食野之華則飲且食也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
蔭能以將其厚意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則承蔭是

將也月令季春曰萍始生舊說萍善滋生一夜七子
一曰萍浮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則一夕生九子故
謂之九子萍也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
土天地之性也故華飄聚根反日暴則死矣華之殖
根以水為地也世說楊華入水化為浮萍

菜菔

菜菔一名馬寫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大葉長穗好生
牛馬跡中故曰馬寫車前當道也神仙服食法曰車
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產及令人有子故詩
曰采之有之捋之掇之結之禡之而序者以為和平
則婦人樂有子也按本草云生平澤丘陵阪道中然

則一名勝焉亦或謂之陵焉以此列子曰若蠅為鶉
得木為籓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蟻之衣生於陵屯則
為陵焉陵焉車前也故或謂之蝦蟆衣韓詩傳曰直
曰車前瞿曰菜苜蓋生於兩旁謂之瞿菜从艸从不
苜从艸从巨菜苜樂有子者所以和平然後婦人樂
有子則菜苜或不或巨按草最易生然他草所在或
無唯車前蒼耳所至有之故菜苜卷耳之詩正言此
二物蓋不如是不足以著志不在焉與樂有子也
著

著蒿屬也从著草之壽著也六十曰耆卦之別六卜
有四著數窮於此且著所指非極數也博物志曰以

老故知吉凶生千歲三百莖同本其上常有黃雲覆
之易以為數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
三尺亦有美惡如龜焉故周官箬人上春相箬也易
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又曰神以知來知
以藏往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
者夫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蓋主文王言之
文王重易六爻故繫辭主意如此爾說者以為廷論
聖人誤矣文王以文治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或曰
重卦伏羲爾今日文王重卦奈何曰伏羲重卦重三
畫於前文王重卦重六爻於後何用知伏羲重卦重
三畫於前以書曰卜五占用二曰貞曰悔周官曰大

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知之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何用知文王重卦重六爻於後以司馬遷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蓋西伯拘而演易楊雄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知之也故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按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羲伏羲用著則卦固已重矣然而世質民淳古法惟用七八六十四卦皆不動若乾止於乾坤止於坤不能變也夏商因之皆以七八為占連山歸藏是已後至文王世益澆薄占法始用九六蓋不如此不足應天下之變也今易是已六十四卦皆動若

乾六爻皆九初九可變而之始九二可變而之同人坤六爻皆六初六可變而之復六二可變而之臨所謂重卦於是為至左氏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又曰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傳曰周易以變者為占是也然則伏羲重七八文王重九六由是觀之伏羲亦重卦而馬遷楊雄但言伏羲作易八卦文王六十四蓋各以其盛者言之也

葦

爾雅曰葦醜芳言其華皆有芳秀今風輒吹揚如雲其聚於地如絮也淮南子曰蒹苗類絮而不可以為

繁葦即今之蘆一名葭葦葦之未秀者也葎即今之
荻一名蒹蒹葎之未秀者也葎一名華蒹一名蘆蒹
高數尺今人以為蘆蒹因此為名也至秋墜成謂之
葎葎詩曰八月葎葎莊子曰欲惡之孽為性葎葎蒹
葎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則明此如曰葎葎長曰
葎葎矣先儒以為葎如葎而細按禮曰二鼓葎葎葎
蒹伊邠氏之樂也葎管中蒹則葎小而葎大矣是故
謂之偉其字从葎則葎緩故也荀子曰柔也若蒲葎
非怯懦也葎可緯為薄席葎亦可緯為索而用不如
蘆之或折也故音完舊云雞羽焚而清颺起蘆灰缺
而月暈移說者以葎取葎葎草灰隨燭下月光中令

畫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於上也詩曰蒹葎蒼蒼白
露為霜蒹葎淒淒白露未晞蒹葎采采白露未已露
敷施以生之霜刻制以成之霜露以譬禮之成禮
至於周而成故也厭浥行露言貞信之教興則白露
為霜象禮之成矣采采言其色鮮而未淒淒淒言其
色慘而未蒼蒹葎淒淒白露未晞蒹葎采采白露未
已則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之譬也郊居賦曰
編霜蒹葎寒茅蓋茅蒹醜霜降收縮萬物然後堅成
可用故詩取况如此

廣雅云葎荻也荻之初生曰蒹葎其未秀者也說文

曰萑之初生一曰藪一曰離按釋言曰萑離也萑藪也則萑之初生一曰藪一曰離是矣詩曰葭萑揭揭蓋葭萑上擢則鱣鮪依焉而為眾之患詩以譬妾之上僭又曰大車檻檻毳衣如萑大車噶噶毳衣如瑞大車聽訟者之車也毳衣聽訟者之服也檻檻言檻而收制之也故曰畏子不敢噶噶言詎而誥戒之也故曰畏子不奔說文曰縹離帛也引此毳衣如萑又曰以毳為縹色如縹故謂之縹縹未之赤苗也引此毳衣如瑞明非毳冕矣且毳冕作繪宗彛非所以聽訟又其衣不得如萑青瑞赤如說文之義是或一服也蓋青者如萑故謂之縹其赤者如瑞故謂之縹故

縹从萑省縹从瑞省一曰萑玄色言其衣如之瑞縹色言其裳如之大夫玄冕今曰毳冕者蓋禮所謂上大夫卿也傳曰萑離也蘆之初生蘆黑也離在青黑之間今按郭璞注以為萑似萑而細者又曰似葦而小實中為萑則萑又蘆之一種也蓋萑萑之小者葦葦之小者故其醜似萑而細與如葦而小者亦或謂之萑萑爾雅曰萑葦茶葦蘆芳萑茗謂之茶葦茗謂之芳詩曰予所掎茶傳曰茶萑茗也今女匠亦以萑茶絮巢其色白故傳曰望而視之欲其茶白也又曰旗旆皆赤望之如日旗旆皆白望之如茶字說曰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葦謂之萑其小曰葦其始生曰

蕞又謂之蕞蕞強而葭弱蕞高而葭下故謂之蕞蕞
中赤始生末黑黑已而赤故謂之蕞其根旁行牽採
槃互其行無辨矣而又強焉故又謂之蕞蕞之始生
常以無辨唯其強也乃能為亂

埤雅卷第十六

埤雅卷第十七
中矣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吳郡開國公勳紫金魚袋陸佃撰

釋草

荷

藕

葵

莢

鞠

木槿

茹蘆

艾

菡萏

茶

藍

芹

蒺藜

莧

臺

藟

荷

荷惣名也華葉等名具衆義故以不知爲問謂之荷也昔人正名百物有是哉故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郭璞以爲芙蓉渠一名芙蓉按說文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芙蓉華之號也蓋亦通曰芙蓉毛詩傳云荷芙蓉也其華菡萏許慎以爲其華曰芙蓉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蓮之茂者曰華今其的中有青爲蕙皆倒生兩牙一成菱荷一蕩荷也又生一牙爲華蕩荷帖水生蕩者也菱荷無蕩卷荷也與華偶生出乎水上亭亭如繖者是亦或謂之距荷蕩荷一本其支旁行爲蕩節生一華一葉詩曰有蒲與荷蓋荷善傾欹

蒲無骨幹而柔從字說曰滿藏於水其自處卑無所加焉其所與汙絮白自若中有空焉不偶不生若此可以偶物矣茄無枝附泥不能汙水不能沒挺出而立若此可以加物矣蓮既有以自曰又會而屬焉若此可以連物矣蘭菡萏實若白隨昏昕闔闢焉葢假根以立而不如蕩之有所偶假莖以出而不如茄之有所加假華以生而不如蓮之有所連菡萏之有菡也若此可謂遐矣夫幽物者終於吐連物者終於散偶物者或析之加物亦不可爲常故遐在此不在彼也葢退藏於无用而可用可見者本焉若此可謂密矣合此衆美則可以何物可以爲夫可以爲渠故曰荷

芙蓉也荷以何物為義故通於負荷之字
菡萏

爾雅曰芙蓉菡萏其實蓮蓋芙蓉曰芙蓉秀曰菡萏暢
茂曰華古今註曰芙蓉一名荷華華之最秀異者也
大者華至百葉然則華亦謂之芙蓉楚辭所謂搴芙
蓉兮木末蓋言此也凡物皆先華而後實獨此華果
齊生故西域之書多言此詩曰有蒲與荷有蒲與蘭
有蒲與菡萏荷言其質之柔蘭言其氣之芳菡萏言其
色之美拾遺記曰昆流素蓮一房百子凌冬而茂王
文公曰蓮華有色有香得日光乃開敷生卑濕淤泥
不生高原陸地雖生於水水不能沒雖在淤泥泥不

能汙即華時有實然華事始則實隱華事已則實現
實始於黃終於玄而莖葉綠葉始生也乃有微赤實
既能生根根又能生實實一而已根則無量一與無
量互相生起其根曰藕常偶而生其中為本華實所
出藕白有空食之心歡本實有黑然其生起為綠為
黃為玄為白為青為赤而無有黑無見無用而有見
有用皆因以出其名曰菡萏退藏於密故也

藕

爾雅曰其本菡萏其根藕蓋莖下白藕在泥中者曰菡
藕偶生又善耕泥引長故藕之文从耦名之亦曰藕
今江左穿池取汲不欲種藕以藕善耕泥壞池也俗

云藕生應月月生一節閏輒益一今芋有十二子為
衛里俗以為應月之數說文曰大葉實根駭人故謂
之芋舊說亦箭根有十二為衛如芋有風不動無風
自搖亦其類也趙辟公雜記曰藕能移鯉能飛龜能
守凡芙蓉行藕如竹之行鞭爾節生一葉一華華葉
常偶生故謂之藕又華初著子首顧在下久之其房
倒垂首更在上也

茶

茶苦菜也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至夏乃秀月令
孟夏苦菜秀即此是也此草凌冬不彫故一名游冬
凡此則以四時制名也顏氏家訓曰茶葉似苦苣而

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出其閨闈有女如茶雲蓋言盛茶蓋言繁也傳曰秦
網密於秋茶詩曰董茶如飴董毒茶苦故言如飴以
著風土之善國語曰寘鴿于酒寘董于肉詩曰誰謂
荼苦其甘如薺蓋言其事又苦也禮曰昏姻之禮廢
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其此之謂歟

葵

齊民要術曰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
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之勞
雪令地保澤葉又不蟲拍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傷
晚則黃爛傷早則黑澁也詩曰七月亨葵及菽即此

是也左傳曰鮑莊子之知不及葵葵猶能衛其足今
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似知孔子曰木生垂
穗向根不忘本也蓋禾之向根仁也葵之衛足知也
仁所以守之知所以揆之故葵揆也字說曰草也能
揆日嚮焉故又訓揆本草曰葵為百菜之主豈亦以
此乎爾雅曰葵葵繁露葵葵一名繁露此又葵之一
種也蔓生葉圓而厚故周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
葵首義取諸此也說文云齊謂之終葵終葵謂於杼
上圓廣其首說者以為即珽是也按禮曰天子搢珽
方正於天下蓋與大圭終葵首全異相王書曰珽玉
六寸明自炤今天圭長三尺知非珽矣周官曰王搢

大圭執鎮圭又曰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蓋王執鎮圭
則搢大圭天子執冒則搢珽故鎮圭尺有二寸大圭
長三尺冒圭四寸珽六寸也大圭圓而仁故於鎮搢
之鎮義故也珽方以義故於冒搢之冒仁故也

藍

爾雅曰歲馬藍染草也即今天葉冬藍為澱者是月
令仲夏令民無艾藍以染鄭氏云為傷長氣然則艾
藍於夏先王之法禁焉制字从監以此故也由是觀
之先賢所云藏冰所以無雹而原蠶惡其害馬豈虛
言也哉齊民要術以為種藍一同葵法藍三葉澆之
薄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即後栽之故夏小正五月

蓄蘭灌沐藍蓼灌澆灌也沐剝沐也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終朝采藍不盈一擔藍綠易得之物今以憂思貳之故雖終朝采綴而綠不盈一掬藍不盈一擔也藍天於綠又其畦植如鱗則其采之盈擔易矣故詩以為後綠可以染黃藍可以染青則皆婦人致飾之物故詩正言之荀子曰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說者以為冰藍皆喻學則才過其本性明學不可以已也漢記曰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蓋亦明就士之多益脉要精微論曰赤欲如白累朱不欲如赫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齊民要術曰藁中之蟲豈知藍之甘乎人之域於一方何以

異此故河伯謂北海若曰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是也

義

義亦曰蘆蒿蘆之為言高也義生澤國漸洳之地墮似斜蒿而細科生可食宿根先於百草一名蘿蒿一名角蒿詩曰菁菁者義在彼中阿阿大陵也義微草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猶大陵之長育微草也菁菁盛貌蓋草之初生其色玄盛則乃青霜死而後黃落故菁之文从青詩曰何草不玄以言其生何草不黃以言其死也蓋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世方太平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一樂也能得賢者以為

邦家立太平之基二樂也得天下之人才而教育之
三樂也故序詩者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南山有臺
樂得賢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爾雅釋蟲曰蠶羅也
釋草又曰莪蘿也蓋蛾所以生蠶莪亦所以覆而出
之此義亦謂之羅歟字說曰莪以科生而俄詩曰匪
莪伊蒿匪莪伊蔚莪俄而蒿直蔚靡而莪細育材之
詩正言莪者以此

芹

詩曰夤涕檻泉言采其芹芹水菜也一名水英爾雅
謂之楚葵泮宮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二章曰薄采
其藻三章曰薄采其茹芹取有香藻取有文茹取有

味蓋士之於學也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譬也既
至矣於是學文則采藻之譬也及其久也知道之味
又嗜而學焉則采茹之譬也茹尊也葉如荇菜而紫
莖大如箸柔滑可羹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
不如蓴之美故列子以為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
之蜚於口慘於腹也齊民要術云蓴性易生種以深
淺為候水深則莖肥而葉少水淺則葉多而莖瘦亦
逐水而性滑故謂之溥菜

鞠

爾雅曰鞠治藩今之秋華鞠也鞠艸有華至此而窮
焉故謂之鞠一曰鞠如聚金鞠而不落故名鞠蓋鞠

不落華蕉不落葉亦蕉一葉舒則一葉焦而不落故
謂之蕉也月令季秋云鞠有黃華曰有者非其有之
時也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周官后蠶服鞠衣鞠
衣色黃象鞠鞠蓋華於陰中其華則又中之色也后
帥內外命婦而蠶則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其所服
如此王后六服禕翟取暈揄狄取揄鞠衣又取諸鞠
故鳥獸草木之名孔子欲學者之多識而記禮者以
為衣服在身而不知其名為罔也鄭氏解周官以為
王后六服暈狄玄揄狄青闕狄赤鞠衣黃展衣白祿
衣黑若所謂暈狄玄揄狄青鞠衣黃展衣白祿
闕狄赤展衣白祿衣黑其說非也按毛詩傳言展衣

以丹穀為之則展衣赤矣赤則宣布著盡有誠信之
道焉故謂之展又或謂之禮也禮記曰內子以禮衣
亦通帛為禮禮絳帛也與此同義鞠衣黃展衣赤則
祿衣白矣難者曰祿衣吉服也純白非婦人吉服所
宜曰蓋不知祿衣之有纁紉也周官緣衣是已闕狄
一名屈狄則視揄狄之制有屈焉亦刻而不畫是也
其色宜亦如揄狄也

蒺藜

蒺藜布地蔓生子有三角刺人狀如菱而小蒺之言
疾也一名蒺藜可以蒺藜故謂之蒺藜有蒺序曰國人
疾之而不可道也正言蒺藜以此詩曰牆有蒺不可

婦也言欲婦去之反傷牆也以刺穢礙易曰據于蒺藜六三以柔乘剛故曰據于蒺藜據于蒺藜非所據而據焉者也今兵家乃鑄鐵為之以梗敵路亦呼蒺藜韓詩外傳以為春殖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殖蒺藜夏不得采其葉秋得其刺焉故君子慎所立也師曠曰歲欲苦苦草先生苦草亭蔭也歲欲早早草先生早草蒺藜也

木槿
釋草曰檉木槿似李五月始華月令木槿榮是也華如葵朝生夕隕一名舜蓋瞬之義取諸此詩曰頽如舜華又曰頽如舜英頽如舜華則言不可與

久也頽如舜英則愈不可與久矣蓋榮而不實者謂之英人物志曰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將羣者為雄張良是英韓信是雄篤論曰日給之華似柰柰實而日給虛虛偽之與真實相似也義之法帖曰來禽青李來禽柰屬也言果以美而來禽

莧
莧有紅莧白莧紫莧三色爾雅曰蕒赤莧即今紅莧是也莖葉皆高大而見故其字从見指事也易曰莧陸丈夫莧謂上六蓋充見也而又乘五剛柔脆易除莧之象也九五剛得尊位大中高大以平而柔生於上莧陸之象也列子曰老韭之為莧也老鞠之為猿

也言物以老故變有如此者故易以九六為老蓋老則變矣傳曰青泥殺鼈得鳧復生今人食鼈忌鳧其以此乎字說曰茵除眩覓除醫遂逐水亦逐蠱

茹蘆

爾雅曰茹蘆茅蒐蓋茹蘆一名茅蒐其葉似棘可以染絳說文曰人血所生故蒐从艸从鬼齊人謂之茜陶隱居以為東方諸處乃有而少不如西多夫文西草為茜其或又以此乎詩曰東門之墀茹蘆在阪言男女之際以禮則近而易如東門之墀以色列遠而險如茹蘆在阪也又曰縞衣茹蘆聊可與娛茹蘆茅蒐之縞女服也言國人多喪思得室家吉服以相保

也蓋縞衣言物而非麻茹蘆言色而非素明吉服矣周官庶氏掌除蠱毒以嘉草攻之嘉草若茜之類是也春秋傳曰皿蟲為蠱篆髓以為皿器也蟲諸虫也指事律說造畜蠱毒謂集合諸虫置於一器之內久而相食諸虫皆盡若獨蛇在即為蛇蠱之類故其字指事如此傳曰千畝拖茜千畦薑韭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則拖茜之利可謂博矣此小人之所以學圃也

臺

臺夫須夫須莎草也可以為筮又可以為叢疏而無溫故莎从沙與內司服所謂沙同意詩曰臺臺緇撮

又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南山有桑北山有楊南山
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栲北山有柎山君象也南以
象明君北以象暗君蓋天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是為與賢之道而已未有以得之也未有以得
之則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矣惟其子孫雖有昏亂
而先君之舊臣不忍去之以自獻於先王者此得賢
之道也故此言南山又言北山萊可食桑可衣臺可
覆楊可載賢者之類也臺萊草也其生也在物下其
成也在物先有基之象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養
草以致木養小以致大至有鬱彼之楊沃若之桑以
賁乎山則有光之象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基所

安也光所以樂也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息憂
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此言其大者也小不遺臺萊
大不棄桑楊若杞李者猶在所收此言其悉者也桑
揚之於山雖大而不能高雖堅而不能久得賢之盛
若栲柎柎柎高大以不朽成乎山則至矣故於南山
曰有杞有栲北山曰有李有柎也李可果杞可茹有
養之道故曰民之父母柎可為弓幹栲可為車輻有
久之道故曰遐不眉壽且臺可覆桑可衣以象庇下
之臣杞可茹以象養下之臣栲可以為車輻以象任
重之臣故言之於南山此明君所賴以治者也萊可
食舟可載以象濟難之臣李可果以象治賓客之臣

相可為弓幹以象治軍旅之臣故言之於北山此暗
君所賴以存者也孔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仲叔圉治
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矣其喪此北山有
萊有揚有李之意也德音不已言有繼也德音是茂
言有承也保艾爾後又言燕及子孫稱其壽之如其
上猶以為未足也更以言其德稱其今之如其上猶
以為未足也更以言其後夫壽考之福筭至於無期
境至於無疆者又非特頌願之而已蓋古者有道之
賢省事以清君之心備物以適君之體心清則生淨
體適則生樂此君之所以壽也故初曰萬壽無期次
曰萬壽無疆君之遇其臣也何獨不然言聽諫從膏

澤下於民使其優為之不迫於禍患者此近壽之道
也故始曰遐不眉壽終曰遐不黃耇

艾
爾雅曰艾冰臺其字从乂草之可以乂病者也一名
艾草詩曰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
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蕭所以共祭艾所以療疾以言
所將滋大其懼讒亦滋甚也曲禮曰十年曰幼學幼
者十年之名學者其事也二十曰弱冠弱者二十之
名冠者其事也三十曰壯有室壯者三十之名有室
者其事也四十曰強而仕強者四十之名仕者其事
也壯反幼之詞強反弱之詞壯則能立矣強則能行

矣蓋能有所立然後能行能有所行然後能歷能有
所歷然後能至故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艾歷也耆至
也夫以幼故學以弱故冠以壯故有室凡此皆子道
也及其十年而德又一進也則非苟知之又能行之
矣則於是出而仕焉故曰強而仕仕士也其德又十
年而一進則可以為大夫矣故曰艾服官政內則曰
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其德又十年而一進則可以
為卿矣故曰耆指使卿指使人者也且歷而至之矣
然後可以指而使之也其德又十年而一進則可以
為公矣故曰七十曰老而傳周官三公謂之鄉老既
老矣則又十年而耆既耆矣則又十年而老故八十

曰耆九十曰老耆者艾之至也耆者老之至也夫艾
老至為耆如此而已耆昏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
而耄及之百年則人之大期在是也當致養而已故
百年曰期頤博物志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
其影則得火艾曰冰臺其以此乎舊說燕蓐惡艾字
說曰艾可艾疾久而彌善故爾雅曰艾長也艾歷也
窆以艾為名艾以艾疾為義皆以所歷長所閱衆
故也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為法其言
若干壯謂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藟

小草五色似綬故名綬草詩曰邛有旨藟言欲有文

采具備以成條理之臣如鷦者不戕賊之而後得焉
或曰鷦綬鳥也故鷦有雜色似綬其字从鷦釋草曰
鷦綬也是詩始曰防有鷦巢者言以不驚懼之故防
有鷦巢也卒曰邛有盲鷦者言以不戕賊之故邛有
盲鷦也且鷦善相其地而累巢安則致其功用有驚
懼之憂則不累也鷦善相其天而吐綬樂則見其文
采有戕賊之疑則不吐也傳曰虞氏之恩被於動植
故烏鷦之巢可俯而窺今綬鳥大如鷦鷯頭頰似雉
有時吐物長數寸食必蓄嚔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嚔
行每遠草木古今註云吐綬鳥一名功曹今俗謂之
錦囊蓋鷦性多懼就利違害莊子所謂瞿鷦子者蓋

取諸此故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
不違害周書又有意而予者意而燕也與鷦反矣蓋
鷦襲諸人閒無所猜懼也問道乎許由而許由曰堯
既已黜汝以仁義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
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埤雅卷第十七

薇

爾雅曰薇垂水好生水邊故曰垂水似藿菜之微者也故禮芼豕以薇記曰劔芼牛藿羊苦豕薇是也詩曰采薇薇亦作止采薇薇亦柔止采薇薇亦剛止則不可食矣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然猶戍役焉未已則所以甚言其苦也傳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此之謂也詩曰山有蕨薇隰有杞棗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蕨薇所以祭也下國構禍怨亂並興則孝子有不得饗其親者矣故詩所以告哀也孔子曰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

其為是數字說曰蕨疏關節達氣液忽也所謂蕨行其色如此蕨亦如此薇禮豕用焉然微者所食故詩以采薇言戍役之苦而草蟲序於蕨後喻求取之薄蕨彊也彊我者也於毒邪臭腥寒熱皆足以禦之芥介也界我者也汗能發之氣能散之

爾雅曰蕨蠶初生無葉可食狀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蹙也故謂之蕨周秦曰蕨齊魯曰蠶俗云初亦類蠶脚故曰蠶也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彼南山言采其蕨蕨所以祭也蓋大夫妻之祭於其將嫁則以蘋藻於其既嫁則以蕨薇神饗德與信不求

備焉然而能循采蘋法度則其用蕨薇可以承先祖
共祭祀矣草蟲大夫妻之德也采蘋大夫妻之本也
草木疏云漢時官園種薇以共宗廟祭祀然則祭用
蕨薇先王之禮舊矣一章曰憂心忡忡繼之以我心
則降二章曰憂心忡忡繼之以我心則說蓋降所以
反忡忡說所以反惓惓忡忡言中而不下也惓惓言
繼而不解也降下也說解也故說文又借為解車曰
說之說

菟絲

在木為女蘿在草為菟絲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伏
菟之根無此菟在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屬

也淮南子曰下有茯苓上有菟絲詩曰葛與女蘿施
于松柏言葛之為物寄生而女蘿浮蔓尚得施于松
栢可以人而不如乎且姓同本而生族同支而出則
與寄生浮蔓者異矣故詩以此駁王菟絲一名唐一
名蒙一名王女爾雅曰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又曰唐
王女是也詩曰爰采唐矣沫之鄉矣爰采麥矣沫之
北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唐生於山麥生於野葑生
於圃北幽之地也東顯之地也言北以見期於幽遠
言東則非特期於幽遠又至於明顯且近矣此序所
謂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者也淮南子曰菟絲無根而
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者

也

蕙

蕙香草也或謂之薰左傳曰所謂一薰一蕕者是也
凡氣薰則惠和暴則酷烈故於文惠州為蕙詩曰南
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薰惠和也故可以解
民之愠莊子曰薰然慈仁謂之君子蓋取諸此今惠
亦通於蕙揚雄曰蹂惠圃踐蘭唐是也傳曰天子鬯
諸侯薰大夫蘭士蕭庶人艾大夫併言蘭芝者上
大夫蘭下大夫芝也蓋凡摯諸侯圭大夫羔鴈士雉
庶人鷩此見生者之摯也天子以鬯諸侯薰大夫蘭
士蕭庶人艾此見死者之摯也禮曰凡摯天子鬯

諸侯圭鴈羔大夫鴈士雉庶人匹此相備也天子言
鬯諸侯而下言見生者之摯蓋言之法也先儒以為
諸侯薰謂未得圭瓚之賜以此和酒則於王制資鬯
之說害矣且此諸草類皆燒以降神云爾蓋非煮以
和酒故博雅曰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而漢之隱君
子以為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也香草之類大率
多異名所謂蘭蓀蓀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
菴今白芷是也芸今七里香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
生其花極芬香秋則葉間微白如粉汗辟蠹殊驗
茅
孔子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茅體柔而理直又

潔白故先王用之以藉亦以縮酒易曰藉用白茅无
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蓋巽柔者也其於色也
為白而又在下焉藉用白茅之象也禮曰縮酌用茅
明酌也茅明也故縮酌用茅謂之明酌司尊彝曰鬱
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洗酌縮酌以茅縮而後酌洗
酌以水洗而後酌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醴齊不洗
也縮之而已盎齊不脩也洗之而已慌氏以洗水漚
其絲記曰明水洗齊貴新也則盎齊以水洗矣又曰
醴酒洗于清汁獻洗于醴酒汁獻鬱齊也醴酒醴齊
也醴齊洗于清酒今曰醴齊不洗縮之而已言不以
明水洗之也易曰拔茅茹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牽茹
者君子以類出處之象管子曰農趨時就功首戴蒲
茅身衣襪楸蒲茅簦笠也蓋尊者草服臺笠而卑者
蒲茅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穀人日力不足取
茅於晝而夜以繼之故以謂絲事方息而麻事尋興
野功既訖而宮功隨至藏蔬於其秋以助不給之冬
索綯於其夜以補不足之晝列子曰因以為茅靡因
以為波流言其轉徙無定如此茅靡一作弟靡弟讀
如穉穉茅之始生也詩曰手如柔荑美穉一也又曰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荑生於牧言衛君無牧之道夫
人無美之德相經曰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荑
之柔髮有寒蓬之悴蓋形之下也

苓

爾雅曰藟大苦今之甘草是也本草云一名國老解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故號國老之名國老者賓師之稱蓋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苓者又其賓師也故藥罕不用者雖非其君而君實宗焉蔓生葉狀似荷少黃莖赤有節節間有枝相當喜生下濕詩曰隰有苓是也晉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采苦采苦首陽之下采葑采葑首陽之東苓甘者苦苦者言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譖焉采苓則因人之所甘而譖之之況也采苦則因人之所苦而譖之之況也葑則有時而甘亦有時焉

而苦采葑則又因人之所甘所苦而併譖之之況也一章曰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二章曰苟亦無與三章曰苟亦無從者此言獻公好聽讒而主讒者之詞也蓋苓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也不必有苦其東也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信矣然而獻公乃以謂之人也爲此首陽采苓采苦采葑之言苟亦無信令我舍此采苓采苦采葑之人苟亦無然無與無從則人之爲此言也安從而得之哉凡此則以好聽故也故序曰好聽讒焉

莫

河汾之間謂之莫莖大如箸赤節葉厚而長似柳有
毛刺味酢始生可以爲羹今人蠶繅以取繭緒其子
如楮實而紅冀人謂之乾絳蓋以此也今吳越之俗
呼爲茂子汾沮洳之詩一章曰言采其莫二章曰言
采其桑言其君儉以能勤始於後繅事而采莫終於
侵蠶事而采桑也

蘭

蘭香草也而文闌艸爲蘭蘭闌不祥故古者爲防刈
之也一名蘭有蒲與蘭蓋蘭以闌之蘭以閒之其義
一也傳曰德芬芳者佩蘭古之佩者各象其德故德
芬芳者佩蘭楚辭所謂纫秋蘭以爲佩是也又曰遺

余佩兮澧浦今鼎澧之間生蘭荀子曰蘭茝橐本漸
於蜜醴一佩易之又曰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
服此言善惡在所與游而已故交不可以不擇也易
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陰爲臭腐而同人之五陽也
故有蘭之象草木疏云蘭爲王者香草其莖葉皆似
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藏之書中辟魚故
古有蘭省芸閣芸亦辟蠹淮南子曰芸草可以死復
生舊說青苔至秋而紫紫蘭至秋而紅詩曰溱與洧
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言鄭人會於溱洧兩水
之上秉蘭以自祓除其風俗之舊也及其甚也淫風
大行過時而不反來者日益以衆故二章曰溱與洧

瀏其清矣士與女設其盈矣即序所謂莫之能救者也十道志曰鄭俗以三月合於溱洧之上以自拔除淮南子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說者以為蘭女類也故男子樹之不芳夫草木之性蘭宜女子樹之而靈麻乃欲夫婦對種則周官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獻之于王取其傳類蕃孳之祥有以也

鬱

鬱之為草若蘭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菴以合鬯所以灌也禮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連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

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按禮以鬯草生庭為瑞則鬱本遠方所貢理或然也說文云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必从盛匕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即此是也鬯沖氣也蓋必从又而心者四行恃此天五以成天一者元氣也天五者沖氣也舊說芬芳條暢故謂之鬯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故禮以鬱合鬯以鬱合鬯則言鬱於中故鬯於外也記曰鬯曰以掬杵以梧匕以桑蓋掬曰梧杵所以擣鬱而桑匕者所以扱之先儒乃以為桑匕以載牲體誤矣本草云其香十二葉為百草之英二月三月有華狀如紅藍四

五月之間採華即香司尊彝曰春祠夏禴裸用雞彝
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
有壘諸臣之所昨也按尊皆有壘猶彝皆有舟云爾
非繫諸臣之所昨言之也鄭氏謂諸臣獻者酌壘以
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誤矣壘以盛酒者也尊
取諸壘爵取諸尊故曰鉶之聲矣維壘之恥記曰君
酉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壘尊受酒以共犧象然則
六彝六尊諸臣亦於此昨焉爾言諸臣則王與后可
知蓋祭之日灌用鬱鬯王酌雞彝以獻尸后酌鳥彝
以亞獻諸臣之獻則又因后尊於後夫是之謂三獻
而尸以此酢王以此酢后亦以此酢諸臣故曰諸臣

之所酢也坊記曰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
其謂是歟其朝踐三獻亦如之傳曰宗廟之禮九獻
蓋言此也先儒以為酌賓客酌洗齊獻尸以備卒食
三獻是為九獻誤矣蓋酌尸之獻主以酌尸非獻之
正也

鬯

鬯草名先鄭小毛所謂鬯香草也築而煮之為鬯因
謂之鬯傳曰鬯草生庭又曰德至於地則奠莢起秬
鬯出知鬯為草矣記曰鬱合鬯蕭合黍稷此明築煮
停於祭前及灌然後合而成之周官所謂鬱人掌裸
器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蓋秬者百穀之華鬯者百

草之英故先王煮以合鬯傳曰築煮合而鬱之曰鬯
蓋合而鬱之然後芬芳調鬯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
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蒲

蒲水草也似莞而編有脊生於水厓柔滑而溫可以
為席故禮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詩曰揚之水
不流束蒲言激揚之水宜能浮泛而蒲又輕揚善泛
今反不流如此則以水力更微而不勝故也列子曰
虛則夢揚實則夢溺揚溺之反也說者以為上章言
薪言楚則蒲亦木名不宜為草誤矣夫芻亦草也而
網繆之詩乃曰束薪束芻束楚則豈以言木故妨草

哉魚藻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蓋魚游者也據於藻依於蒲樂於藻安於蒲故王者
俯身以順萬物而魚之所樂王亦樂焉魚之所安王
亦安焉筆談云或曰禮圖尊彝皆木為之未聞用銅
者此亦未可質如今人得古銅尊者極多安得言無
如禮圖甕以瓦為之左傳有瑤甕律以竹為之晉時
舜祠下乃發得玉律此亦無常法如蒲穀璧禮圖悉
作草稼之象今人發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
花數時穀璧如粟粒爾則禮圖亦未可為據

葛

葛性柔仞蔓生可衣女事之煩辱者故葛覃引以為

賦蓋知稼穡之艱難則可以爲王矣知女功之勤勞則可以爲王后矣故序以爲葛覃后妃之本也夫禮后織玄紵今乃親葛事如此者蓋王后親蠶以勸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絲麻者本事也蘋葛者餘事也詩曰施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言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今生關節則於憂患相及緩矣故曰何誕之節兮也何者以所不知爲問兵法曰其節短故此以誕節譏切衛伯又曰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葛所以爲絺絺言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及於讒矣又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河滸爲水所盪危地也然潤澤葛藟

而生之則亦所以自固今王棄其九族則曾是之不如也瓜葛皆延蔓相及故屬之綿遠者取譬瓜葛又曰葛生蒙楚薺蔓于野言葛生高而蒙楚薺生卑蔓於野各繫所遇猶之婦人外成於夫榮悴隨焉所以一心乎君子語曰嫁雞與之飛嫁狗與之走此之謂也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護草

草之可以忘憂者故曰護草護忘也詩曰焉得護草言樹之背言以憂思不能自遣故欲以此華樹之背也董子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堂青堂一名合歡養生

論以為合歡獨忿萱草忘憂即此是也亦或謂之鹿
蔥蓋鹿食此草故以名云壺子所謂鹿性警烈多別
良草常食九物餌藥之人不可食鹿以鹿常食解毒
之草是故能制散諸藥內則辨物之不可食者一曰
鹿胃胃其受食之府也則尤不可食矣九草者葛葉
華鹿蔥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蒼耳薺菴是
也本草亦曰萱草一名鹿蔥華名宜男風土記云懷
妊婦人佩華生男也

芻

芻象草束之形故詩以况男女婚姻之相纏固蓋
薪斧而折之其束之宜也束芻雖不折然其體散亂

不可以不束也束楚則雖不束可也然猶將束之也
夫薪也芻也楚也猶將束之也可以人而不知乎薪
曰三星在天芻曰在隅楚曰在戶在天據而言之在
隅據也言之在戶則又據乎人矣互相備也白駒之
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言君子之道貧賤不
能移如此西京雜記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
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
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也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
升為緘倍緘為紀倍紀為纓倍纓為緡此自少之多
從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
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緡

白華

爾雅曰白華野菅傳曰已漚為菅未露人功故謂之野菅菅茅屬也而其華白故一曰白華詩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陔戒也故曰扣戒以養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言夫婦之微以仁相和柔以義相纏固本如此今以之子之遠於道故俾我獨兮也又曰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言夫婦之微為上所覆露本如此今以遇天步艱難故之子不猶也傳曰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此言是也夫白華不管則脆薄白茅不束則散亂故詩以譬夫婦管兮與漚麻漚紵漚菅同義矣束兮

與束新束芻束楚同義矣逸詩曰雖有姬姜無棄芍藥悴雖有絲枲無棄管蒯管蒯猶所謂糟糠也

韓詩曰芍藥離卓也詩曰伊其相詭贈之以芍藥牛亭問曰將離相贈以芍藥者何也董子答曰芍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故文無一名當歸芍藥榮於仲春華於孟夏傳曰驚蟄之節後二十有五日芍藥榮是也華有至千葉者俗呼小牡丹今羣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藥第二故世謂牡丹為華王芍藥為華相又或以為華王之副也華釋名曰牡丹之名或以姓或以州或以色或以地或旌其

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華魏華以姓著青州丹
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麤葉壽安潯溪緋以地著一
撒紅鶴翎紅朱砂紅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九蒸真
珠紅鹿胎紅倒暈檀心蓮華夢一百五葉底紫皆志
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華出於民姚氏家此華之出
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返其地屬河陽然華不
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朶牛黃
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

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燕淑景亭牛氏獻此華魏
華者千葉肉紅華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
山中見之斷以賣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華初出

時人有欲閱者人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華所魏
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宅今普明寺後林
池乃其地僧耕之以植桑棗華傳民家甚多人有數
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華王今
姚黃真為王而魏乃后也韞紅者單葉深紅華出青
州亦曰青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其坊自青州
以駝駝其種遂傳洛陽中其色類腰帶故謂之韞
紅獻來紅者華大多葉淺紅華張僕射罷相居洛陽
人有獻此華者因名曰獻來紅添色紅者多葉華始
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
者鶴翎紅者多葉華其未白而木肉紅如鴻鵠羽毛

細葉麤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華出壽安縣錦屏山
細葉者尤佳倒暈檀心者葉紅凡華近萼色深至其
末漸淺此華自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
此尤可愛一揪紅者多葉淺紅華葉抄深紅一點如
人以十指揪之九葉真珠紅者千葉紅華葉上有一
白點如珠密其葉感其藥為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
華洛華以穀雨為開候而此華常至一百五日開丹
州延州華皆千葉紅華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華萼者
多葉紅華青趺三重如蓮華萼左華千葉紫華出民
左氏家業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多葉
紅華不知所出有民間氏子者善接華以為生買地

於崇真寺前治華圃有此洛陽豪家尚未有故其名
未甚著華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千葉紫
華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華在叢中旁心生一大枝
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他華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
者亦惜之耶此華之出比他最遠傳云唐中宗有官
官為觀軍容使者華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
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葉長如拍板之狀色如玉深
檀心洛陽人家有亦少予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
問寺僧而得其名後未見也潛溪緋華葉緋華出於
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
無此華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華忽於叢中特出緋

者不過一兩朶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枝華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華多葉紫華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為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華為第一魏華未出時左華為第一左華之前惟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華當時為第一多葉華出後華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載本草然於華中不為高第大抵丹延巴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中皆取以為薪自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華當時有一華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朶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華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華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埤雅卷第十八

埤雅卷第十九

釋天

中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吳郡開國公勳紫金魚袋陸和撰

天

雲 天 電

雨 雪 風

傳曰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周道至於洞酌於是為至
故稱皇天皇天言乎其道也書曰皇天眷命奄有四
海為天下君言堯道格于皇天故皇天眷命也又曰
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戊

精與... 美且... 不... 精與... 美且... 不... 精與... 美且... 不...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伊尹以道佐人主者故曰格于皇天伊陟臣扈巫咸遞降伊尹一等故伊陟臣扈曰格于上帝巫咸曰又王家而已上帝亦曰五帝五帝五精之君也周官大宰正言祀五帝者蓋其德以享先王則為有餘以祀大神示則為不足故於祀大神示享先王曰亦如之也蓋能又王家則可以享先王矣不能格于皇天則不足以正祀昊天昊天者大神也五帝則繼昊天者也夏曰昊天則帝與萬物相見之時故禮於天祀皆主言昊天而已大司寇曰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蒞誓百官大宰稱祀不言禋者精意以享曰禋大宰所以佐王

事上帝大矣主以道揆無所事意故也然則士師乃言祀五帝則沃尸又不言禋則精意以享非士師所及故也大宰不言禋過禋之言也士師不言禋非過禋之言也不及禋之言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爾雅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於春言其色於夏言其氣於秋言其情於冬言其位相備也傳曰蒼天以體言之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春為蒼天則於夏為皞於冬為玄矣莊子曰玄天弗成又曰有而為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玄天者言乎其道也皞天者言乎其德也

又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遠而無所至極耶故詩於
高遠難訴每稱蒼天忝離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巷
伯曰蒼天蒼天視彼騷人矜此勞人黃鳥曰彼蒼者
天殲我良人是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穹言形蒼言
色也桑柔之詩初曰倬彼昊天寧不我矜言昊天則
猶望之以其明也次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言方是
時厲王無道甚矣天下大亂小人知念土宇而君子
反無旅力以念穹蒼也昊天者大以明與玄天反詩
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蓋冬曰上天上天則宜玄其
德矣夏曰昊天昊天則宜駁其德矣今日浩浩昊天
不駿其德則失其所以爲天矣書曰欽若昊天曆象

日月星辰正言昊天則主氣言之故也莊子曰伏戲
得之以襲氣母伏戲得之以襲氣母故於昊爲六月
令曰其帝大皞是也禮曰秋之爲言愁也方是時萬
物凋落而愁矣天是以閔焉詩序曰昊閔也幽王之
詩始曰昊天疾威後曰昊天疾威昊天疾威尚非所
宜昊天疾威則尤非所宜矣書曰號泣于昊天正言
昊天則望之以其閔也禮曰昊天不弔意亦是也傳
曰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詩曰明明上天照
臨下土蓋悠悠蒼天貌明明昊天貌高高上天貌蒼
天悠悠而巧言曰悠悠昊天昊明明而小明日明
明上天則皆失其所宜非所以爲天矣蓋周之興也

燕及皇天及其亂也非特萬物失其性雖天猶失其所宜矣故昊天德不駿而上天之道不玄也昊天者大而明也大所以臨下明所以照下至冬則其於命也復矣故天玄而上地黃而下也天玄而上地黃而下則照臨有所不至矣故是詩名篇曰小明而言其照臨以上天也

雨

說文曰水从雲下也天地之氣怒而為風和而為雨故凡易稱雨者皆和之象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滄陰雲也亦或作霡霂水氣之雲也傳曰雨雲水氣萋萋盛貌祁祁徐貌蓋雲欲盛盛則雨足雨欲徐徐

則入土且亦雲氣不待族而雨者非陰陽之和也故詩雲以萋萋雨以祁祁為善詩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瑞應圖曰靈雨瑞雨也降而應物謂之靈雨星晴也言夜而雨夙而星見於是督勸農桑此傳所謂務材訓農者也鹽鐵論曰周公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雨則必以夜夜者正雨之時詩曰我來自東雲雨其濛濛善沾濡又喜陰結不解羈旅之愁於是為甚故詩以言其情也雨無正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政者正也夫文一止為正衆多如雨則無正矣詩日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又曰益之以霖霖滂沱大雨也小雨謂之

霖霖釋名曰言纒霖漑霑如人之沐唯及其上支而已根不濡也蓋霖膏潤入土如人之脉故曰霖也說文曰秋種厚糞故謂之麥然則霖言其上霖言其下矣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方黍之苗也暑雨暴息無陰雲以覆之日隨蒸焉則苗槁矣將以潤之乃所以害之也故詩正以陰雨為善今俗五月謂之分龍雨曰陽轍言夏雨多暴至龍各有分域雨暘往往陽一轍而異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小畜畜也升氣又自乎西故能為密雲而已傳曰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雨久曰苦雨又曰愁霖雨晴曰霽雨而書晴曰啓雨水曰潦特雨曰澍

雲

古文雲字作云象雲回轉之形其上从二二者天中之陰也天中之陰應之於上故地中之陽升而為雲蓋陰陽之氣自下而上阻於一則為亏應於二則為亏應於二而盤薄則為雲云旋也亏者象其氣之舒氣盤薄之形與乃字相類者乃字說文以為象氣出之難氣自下而上至上而不得達所以為氣出之難也春秋傳以為乃者難辭其以此乎今云又為云為之云云有應而言也易曰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變化云為聖人之事也故能常與吉

會而占事知來象事知器云如雲為象母猴制字之意皆以天事言之故易君子謂之言行聖人謂之云為詩曰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言幽王之時小人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周旋其昏姻云象周旋盤薄之形故云旋也此以形訓詩曰蒼兮蔚兮南山朝隰婉兮孌兮季女斯飢言小人在上膏澤不下於民則柔良於是失職蒼會也蔚鬱也陰陽鬱而成雲蒸而成雨會而成雲散而成雨傳曰陰凝上結則合而成雲陽散下流則降而為雨地氣上為雲陰中之陽也天氣下為雨陽中之陰也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雨者陰陽

之和也然而朝雲喜暘暮雲喜雨故詩言蒼兮蔚不雨之雲又言朝隰也賦曰朝為行雲暮為行雨傳曰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則朝者陰散之時非所以為雨矣淮南子曰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溼雲波水詩曰蒼兮蔚兮南山朝隰則山雲草莽於此見矣論衡曰大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南山曹之南山則雨一國之山也故詩主以言之晉天文志曰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雲者氣也地氣異矣故雲之成象亦以不同則山雲草莽水雲魚鱗理或然也左傳以為分至啓閉必書雲物蓋吉凶之兆有在於雲者故先王占焉傳曰

青為蟲白為兵赤為旱黑為水黃為豐年此五雲吉
凶之稜也莊子曰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合之外
神人者乘虛不墜觸實不礙故能狎虎兕貫金石乘
雲霧而浮遊如此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冬曰上
天夏則天降而下冬則天升而上燠則雲揚而異寒
則雲陰而同故也董子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
散萌而已矣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矣霧不塞壑
浸淫被泊而已矣雪不封樹凌殄毒害而已矣雲五
色而為慶三色而成商或曰二色曰商外赤內青謂
之商雲太玄曰紫蜺商雲朋圍日其疾不割紫蜺商
雲朋圍日君子小人並進之象也君子小人並進此

其疾者所以不割也測曰紫蜺商雲不知刊也言紫
蜺商雲並進則以紫蜺不刊故也紫蜺以象小人商
雲以象君子

雪

說文曰凝雨說物者从慧蓋雪雨之可埽者也亦能
淨圻穢若慧所謂以黍雪桃者以淨為義詩曰雨雪
漙漙見睍曰消雨雪浮浮見睍曰流言君子體道在
上而小人之類易消如此睍日氣也纂要曰日光曰
景日影曰晷日氣曰睍日物出曰明日昕曰晞日濕
曰旬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昃日晚曰旰日將暮曰溥
暮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霏霖既優既渥

既霑既足霽霽盛也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過也雨則欲微而潤也蓋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雨言小雪言盛也雪則欲其盛矣然又欲其澤浸之甚周也故繼之曰既優既渥雨則欲其微矣然又欲其膏潤之僅足也故繼之曰既霑既足蓋驟雨不如久雪之入土深且無泛溺又可以覆陽於根著泥勝之書曰雪者五穀之精取汁以漬原蠶之沙和穀種之奈旱今雪寒甚則為粒淺則成華華謂之霽韓詩外傳云雪華曰霽凡草木華多五出雪華獨六出是也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霽言雪之所加物有死者霽其先至者也霽至則危亡之兆見矣

霜霰陰剛之微也霜集而後墜冰至霽集而後雪至故詩易以為始亂之象爾雅曰雨霽為霄雪霽从暉省霄从消省詩曰見暉曰消蓋雪以微溫搏之故散而成霽郭璞所謂水雪雜下謂之消雪是也說文曰霽稷雪也閩俗謂之米雪言其霽粒如米所謂稷雪義蓋如此今名湔雪亦曰濕雪然臘雪握之輒聚立春以後不復可搏略如霄雪亦以微溫搏之故也里語以為春雪不能繩履瘴癘其以此乎夏小正曰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電 陽散陰為霽陰包陽為電曾子曰陽之專氣為電陰

之專氣為霰是也申豐以為古者藏水固陰沍寒而無電蓋陽無所洩電之所以生也電形今似半珠其粒皆三出蓋雪六虫而成華電三出而成實此陰陽之辨也雪霜之類電冰之類造化權輿曰電者雨之冰也又曰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西方之氣虹蜺北方之氣雲雨電霰雪傳曰木再華夏有電豈以陽始無所洩及其晚出也故木在再華而夏有電歟

風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雲陽而出於陰風陰而出於陽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凱風言其情谷風言其

自涼風言其德泰風言其交詩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言大谷者大風之自也故曰谷風言其自易曰巽為風巽東南也今風更生於西則與兌之氣交矣故曰泰風言其交谷風風之厚者涼風薄也故谷風以刺俗薄朋友夫婦離絕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又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言谷風之於天不能皆雨也亦或以陰其於地也又不能皆生也亦有萎死者然則人事豈可以責其全哉又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凱樂也憂釋而為樂怒釋而為凱南風謂之凱風則天地之怒氣於是釋焉故也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北風其喑雨雪其霏風以譬

威雪以譬虐雩蓋言聚霏蓋言散涼者其刻也喑者
其和也自今觀之雪勢布散無所不加其意或未艾
也則風候更和故是詩風以其喑雪以其霏為後喑
皆聲和也氣和則聲和矣詩曰終風且暴終風且靈
卒曰曠曠其陰虺虺其靈日出而風為暴風而雨土
為靈陰而風為曠靈下也曠上也此言州吁之暴速
於上下如風暴矣又增以靈如風靈矣又增以曠如
風曠矣又增以雷明有加也傳曰積風成雷其此之
謂乎爾雅曰焚輪謂之積扶搖謂之焱郭璞以為積
暴風從上下也焱暴風從下上也按詩傳云積風之
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也則與璞之意異矣蓋風之

銳而上者為焱風之旋而上者為積莊子曰搏扶搖
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即焱是也羊角即積是也
今羊角轉旋而上如焰焚輪之象也谷風一章曰維
風及雨二章曰維風及積兩者朋友相與致其道以
下達之况也積者朋友相與致其道以上達之况也
蓼莪初曰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卒曰南山律律飄風
弗弗回風謂之飄風荀子所謂輕利僿遯卒如飄風
者也發發暴也弗弗亂也烈烈以言幽王不惠律律
以言幽王不平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匪風
發兮是非有道之風也發發者匪車偈兮是非有道
之車也偈偈者風生於火故物或以風化亦或以火

西方之鹽以風化也東方之鹽以火化也易曰風自
火出家人取其化自內出之象詩序曰關雎風之始
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水生雨雨更以成水火
生風風更以成火爾雅曰風與火為庵以此故也風
經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厲天之怒氣也
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
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
列子曰當春而叩角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
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鐘溫風徐回草木發榮命
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爾雅
曰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景風者天地中和之氣

也淮南子曰東風至而酒湛溢造化權輿以為東方
之氣風也故凍非東風不能解湛非東風不能溢風
俗通曰猛風曰颶涼風曰瀏微風曰颺小風曰颺

埤雅卷第十九

甲雅卷第二十

釋天

中李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吳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陸佃撰

雷

電

斗

星

虹

漢

雷

說文曰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从雨晶象回轉之形。今俗曰回雷回雷雷也。震雷謂之劈。歷震言所以振物也。其緩者霆。說文曰雷之餘聲鈴鈴所以挺出。

萬物也先儒或以霆為疾雷蓋爾雅疾雷謂之霆霆先儒豈讀此故誤歟亦或謂之電者霆亦非電也蓋音庭則為雷音蜓則為電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又曰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皆宜音電古文雷字下从四田二回自子至卯積四陽而復雷乃發聲此其所以从四田也陰陽回薄此其所以从二回也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蓋迅雷風烈必變所以畏天威也小民不畏天威懈慢褻黷或至夫婦交構故君子制法先雷使之戒慎玄女房中經曰雷電之子必病癩狂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也詩曰蘊隆蟲蟲言

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也說者以為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易曰雷雨之動滿盈殷殷滿盈之聲也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在南山之側在南山之下側言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下又言或在其次下雷風號令之況也語曰雷高弗雨雷在南山之下則雨矣故詩以況君明而令善法言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一者號也不再者令也傳曰雷不蓋醬令人腹中雷鳴今月上下如弦之時觸醬輒壞里俗忌之物之相感有如此者蓋不可得而推也傳曰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

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禮曰毋雷同雷震百里謂之一同先王建國取法於雷雷者陰中之陽也傳曰壘大一石刻為雲雷之形蓋無雲而雷異也故壘併畫雲雷象施不窮由此觀之畫續之事七以黃火以園山以章水以龍略可知矣韓詩以為壘飾天子以玉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詩曰我姑酌彼金壘此主大夫言之也易曰風雷益又曰雷風恒蓋曰風雷益則言風積而成雷故曰益也物理論曰積風成雷若夫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則是恒而已矣鶡冠子曰一禁蔽明不見大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夫雷霆之震亦大矣今徒兩豆足以塞之又況障之有大於

此者乎

電

陰陽激擢與雷同氣發而為光者也雷从回電从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為雷故也或曰雷出天氣電出地氣故電从坤省管子所謂天冬雷地冬電是也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言萬物以風霆流形而風霆出於地之神氣也說卦曰離為電電火屬也蓋陰陽暴格分爭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為電其聲為雷今鐵石相擊則生火燒石投井則起雷又況天地大爐之所薄動真火之所激射乎易曰雷電噬嗑又曰雷電皆至豐雷電噬嗑言雷電合而

章也按月令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今早曠亦或電而不雷則雷電不必皆合而章也故易雷電合而章然後為噬嗑然雷電合而章又不必雷電皆至若今震雷與電俱赴者所謂雷電皆至者也故君子以折獄致刑以象天之至威非特明罰勅法而已詩曰燁燁震電不寧不令言雷電變亂於上不安故常且非所以號令萬物也董子曰大平之時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矣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矣

月
說文曰大陰之精象形內象蟾桂之形故夕从月半見而林罕以為象其未有蟾桂之狀也釋名曰月闕

也言滿則復缺也朔月初之名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晦月終之名也晦灰也火死為灰月光盡似之也禮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朔而月出西方夕見夕莫也故王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義取諸此所謂朝夕放於日月者也至望然後出於東方夜見尚書大傳以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朝而月見東方謂之朏蓋言異也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閨兮在我閨兮履我發兮履禮也日月之盛皆在東方故詩舉以刺襄而言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君無失道如東方之日以禮即我故彼姝者子在我室

考也臣無失道如東方之月以禮發我故彼姝者子
在我閨考也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恒恒上弦也
升言有隆而無降恒言有盈而無虧也書曰哉生明
又曰哉生魄說者以為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望後月
明死而魄生故書以朏望生明生魄紀月甲子紀日
也揚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
逝於日乎此言士之或貴或賤或肆或拘在其上與
之如何而已風俗通曰吳牛望月而喘言使之苦於
日見故見月而喘蓋傷禽驚於虛弦疲牛望月而喘
物之憚怯見似而驚有如此者屈子曰懲於羹者吹
薑此之謂也舊說積陽之氣生火火氣之精為日積
陰之氣生水水氣之精為月故陽燧取火於日方諸

取水於月易曰離為日坎為月其以此乎
星

三五曆曰星者元氣之英蓋積氣之中有光耀者也
星精也月魄也雲翳也釋名曰祭雨曰升祭星曰布
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書曰卿士惟月
庶民惟星言卿士之證月是也庶民之證星是也月
之好惡從星而已故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離
于畢俾滂沱矣此之謂也蓋役久病於外則天下幸
亂卿士下比於民莫肯念難適能使難滋大而已故
是詩刺之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小星衆無名者

三心五噶四時更見日月夫婦之象也則大星以況姪婦而小星當賤妾矣蓋諸侯一娶九女姪婦與媵而八故詩正以三五況之三心以春見於東方最先見者五噶以冬見於東方最後見者賤妾之進御於君也猶之小星隨此三五先後更見於天不見陵掩則以夫人之惠下逮故也然進御之法姪婦兩兩當夕故詩又以參昴況之參昴二星也而又皆西方之星其在於東則以夕星見小星隨焉夫月也大星也小星也各以其分夜見於天則夫人惠及賤妾豈特入事而已哉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垂陽之象也竅陰之象也堯典春曰日中星鳥夏

曰日永星火秋曰宵中星虛冬曰日短星昴或言星鳥或言星火或言星虛或言星昴相備也蓋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言星鳥則以見四星之形也言星火則以見四星之次也先儒以為四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西方成虎前成鳥形後成龜形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也傳曰龜與蛇交謂之玄武則玄武七宿宜具龜蛇之形不得獨成龜形而已以今垂象考之虛危以前象蛇室壁象龜梓慎所謂宋鄭其饑乎今蛇乘龍是也蛇蓋虛危之星考工記曰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四旂變言龜蛇亦

以玄朔道之所在龜蛇相成異乎三方不可謂之龜
旄故也爾雅曰天根也蓋氏一名本亢亦或謂之
天根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木見而
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天根亢也
本氏也駟房也火心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傳曰營
室之中土功其始說者以為定昏見而中然後可以
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
之以日作于楚室是也傳曰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
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則謂之營室又非特取其
時而已禮運曰日星以為紀故事可列也蓋傳以為
龍見而雩水昏正而栽若此之類所謂以日星為紀

者也

斗

斗有環域北斗七星輔一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
杓所以運量萬物莊子所謂維斗得之終古不忒者
也太玄曰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言萬
物豐於纁夏耗於玄冬隨斗轉徙而已鵬冠子曰斗
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指一方四塞俱成此之謂也易
曰豐其蔀口中見斗又曰豐其沛口中見沫沫蓋星
之微者薛云輔星哩或然也孔子曰豐其蔀位不當
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然則日中見斗尚非所宜日
中見沫尤非所宜矣蓋三應上非所宜應而應焉非

所宜應而應焉此昏所以更甚於四也按豐離下震
上離為日震二陰一陽二陰象魁一陽柄也故曰日
中見斗詩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
耇壘取象於雷斗取象於斗周官王燕則膳夫為獻
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今此曾孫維主更以大斗酌之
則以尊事黃耇非禮之正也非禮之正則亦所以為
厚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主日則明
王者不敢主天與燕主膳夫同義

漢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河精上為天漢詩曰倬彼雲漢
昭回于天言水氣之在天為雲水象之在天為漢今

皆倬然昭明回轉於上則非雨之候也又曰瞻卬昊
天有暈其星言旱久而繁星備見繁星備見則尤非
雨之候也且其正言昊天則夏之時也以今觀之炎
夏旱暵而熱則小星森布如棊星陽之精也陽盛而
元則星稠於上其理然也詩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言有光而無所明也蓋況幽王無監察之實矣又曰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
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織女則以況其內牽
牛則以況其外跂彼織女不成報章言有織之名與
象而已無成女事衣被之實也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言有牽之名與象而已無成男事轉輸之實也啓明

則以况其左長度則以况其右言王左右或當養人以啓導王德或當養人以賡續王事今皆有名位而已無其實也又曰有挾天畢載施之行天畢又以况王也畢者所以助載鼎實則天漢言幽王哲不足以照察天畢言幽王惠不足以化養亦皆有名位而已無其實也星皆在天而天漢天畢獨言天則以况王故也又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斗南斗也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箕在南則斗在北矣箕則以况其前斗則以况其後不可以簸揚言有箕之名而已於養人無簸揚之實也不可以挹酒漿言

有斗之名而已於養人無挾注之實也箕之用在舌言翕則其形反矣斗之用在柄言揭則其形覆矣此又言箕斗之將落而其象變也蓋二十八宿者經星舍於天而不動者也至於向晨則天牽之而西沒故此於斗言西柄之揭是詩於織女言不成報章則非不以也而成而已矣牽牛言不以服箱則非不可也不以而已矣於織女言跂猶有織之象也於牽牛言睨猶有牽之象也至於箕斗言不可以簸揚不可以挹酒漿其舌則言翕其柄則言揭以明幽王內外左右前後之臣其惡皆有加而無已也監亦有光猶有光也載施之行則言天畢虛設於上具位而已矣夫

幽王之君臣皆有名位而無照察化養衣被轉輸啓
道廣績敷揚挹注育人之實此東國之所以困於役
而傷於財也故其卒篇所陳如此夏小正曰漢按戶
漢按戶言正南北也

虹
雄曰虹雌曰霓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闇者雌
也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故虹紅也說
文解霓以為屈虹青赤亦或白色陰氣也今俗謂虹
為虹音絳虹絳也一名蜺蜺爾雅曰蜺蜺謂之雩蜺
蜺虹也蜺為挈貳蓋言二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
虹是也虹淫氣也故又借為實虹小子之虹虹潰也

詩曰蜺蜺在東莫之敢指說者以為夫婦過禮則虹
氣盛諱之莫之敢指文子曰至治之世虹霓不見則
夫婦過禮虹氣為盛理或然也蓋地氣還矣天氣不
復於是成虹也天之淫氣也夫水氣之在天成虹又
天之淫氣爾尚且惡之如此而況於人乎所以痛止
夫奔也故曰蜺蜺止奔也傳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有是哉升雲言朝則以況淫奔
之始蜺蜺言晚則以況其終終則言不復雨矣兩者
和之象也先儒以為雲薄漏日照雨滴則虹生今
以水巽日自側視之則暈為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淫
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

西夕陽射之則在東月令季春曰虹始見蔡邕以為
虹常依陰雲而出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常
以日西見東方故詩云蠨蛸在東螭之文從東以此
故也蛸則常依蒙濁見於日旁白而直者曰白虹凡
見日旁者四時常有之唯雄虹起是月至孟冬乃藏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嘗有見夕虹下澗中飲
者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
之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立澗之東西望則為
日光所燦

埤雅卷第二十

儒先評語

昭德晁氏公武讀書記曰陸農師埤雅載蟲魚
鳥獸草木名物喜採俗說然農師王安石客也
而學不專至王氏亦似特立者

直齋陳氏振孫書錄解題曰埤雅釋魚釋獸以
及於鳥蟲馬木草而終之以釋天所以為爾雅
之輔也其於物性精詳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
字說

夫爾雅者小學所習是編謂
爲之輔然稽經質傳覈性辯
用事談而理亦微徵諸古法
爾雅殆肄簡誦詩之類是編
則博學無方者之一端乎爾
雅古列於學官科舉業興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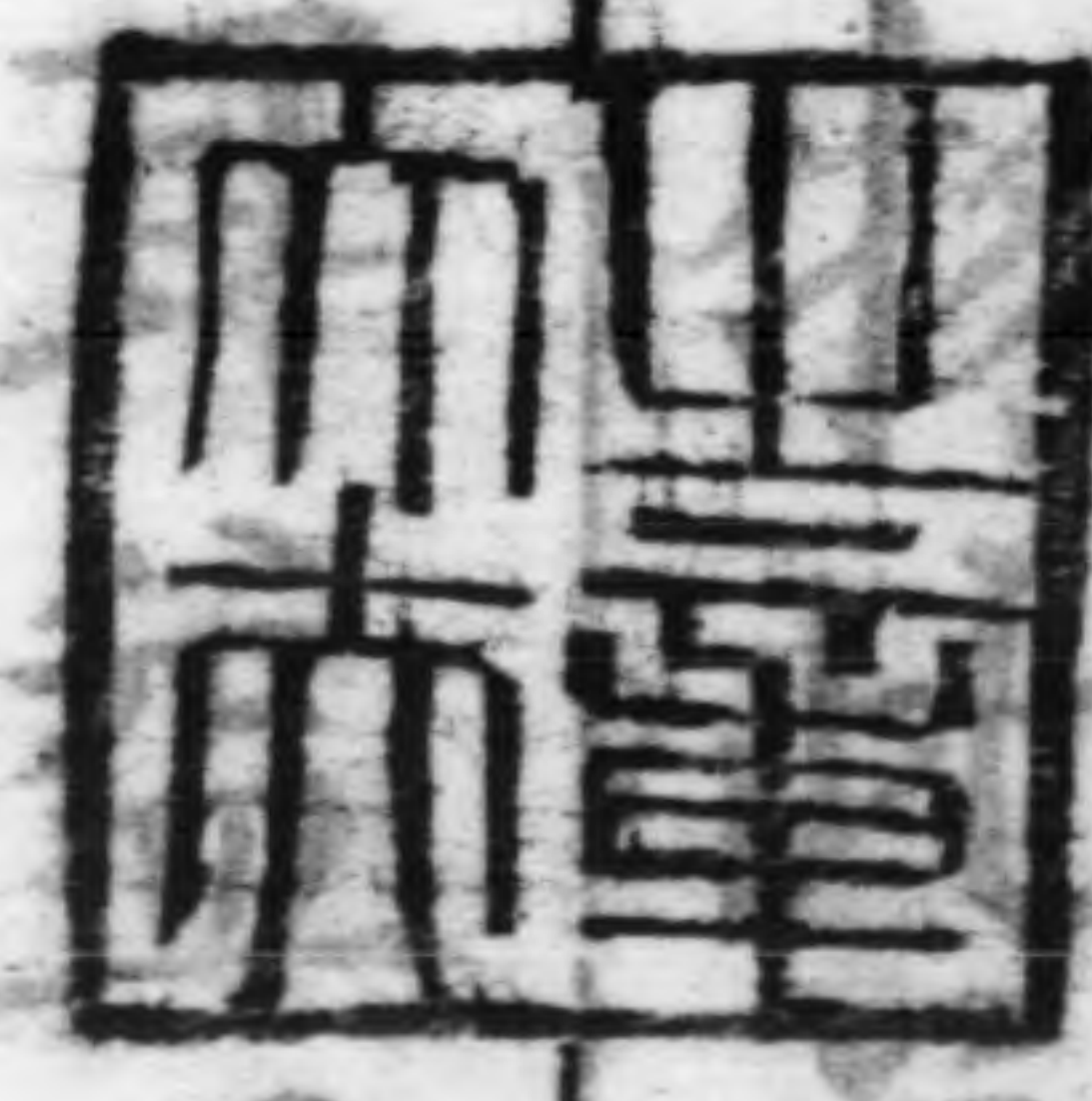
寢廢宋初稍出尋以字說廢
博洽如止齋陳氏乃以之驚
一時長老蓋士所自學不繫
乎時之所尚與否也世有於
是編或并其名未之識乃曰
韓子以爾雅蟲魚爲不切又

曰程子以記問為玩物此蓋
徒勦大言以文其陋耳益爾
雅者又嘗有言曰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蓋辯於本末
緩急之分而歸於仁此孔門
之所謂文學者異於後世也

殫見洽聞宜於是乎有則矣
嘉靖二年春三月吉旦長洲
王偉書于枯蒼郡署之忠愛
堂



曰程子以記問為玩物



徒勤大言以文其陋爾

塗者又嘗有言曰博學而篤

至則書于誌養德器之忠愛

嘉慶二年春三月廿五日

韓退之開宜汝畏衆者限矣



法

白程

記

死

四

徒勤

以

其

而

堂者

有

言

曰

王翰

書

于

誌

嘉

二

年

春

三

日

吉

旦

壽

臨



